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金粉世家

(第三部)

张恨水◎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張恨水卷
金粉世家
第三部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金粉世家

(第三部)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粉世家. 第三部 / 张恨水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7-5034-9829-9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9676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点 校: 清寒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21.5 字数: 341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3.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1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愤欲分居·····	12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24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35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47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58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	72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84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96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108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怵悦玉树双辉·····	120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133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145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157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169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180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192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204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	217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	228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瞑终不视老幼同哀·····	242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	252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	264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	275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	287
第八十二回	匣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	300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	312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	323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清秋一人到了自己屋子里时，只有李妈在这里，刘妈也去赶热闹去了。想到外边热闹，越觉得这里清静。她一人坐着，不觉垂了几点泪。却又不敢将这泪珠让人看见，连忙要了热水洗了一把脸，重新扑了一点儿粉。但是心事究竟放不下去，一个人还是默默地坐着。恰好燕西跑了过来拿钱，看见清秋这种样子，便道：“傻子，人家都找玩儿去了，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闷？走！打牌去。”说着，就来拉清秋的手。

清秋微笑道：“我不去，我不会打牌，我吃多了油腻东西，肚子里有些不舒服。”

燕西一把托了清秋的下巴颏，偏着头对她脸上望了一望，指着她笑道：“小东西，我看出来了。你想起家来了是不是？”说着，就改着唱戏腔调道，“我这头一猜……”

清秋笑道：“猜是猜着了，那也算是你白猜。”

燕西道：“我有一个法子，马上让你回去看伯母去。说出来了，你怎样谢我？”说时，一直问到清秋脸上来。

清秋身子一低，头一偏道：“不要废话了。”

燕西道：“你以为我骗你吗？我有最好一个法子呢！现在不过十点钟，街上今晚正是热闹，我就说同去逛逛去，咱们偷偷地回你们家里去一趟，有谁知道？”

清秋道：“是真的吗？闹得大家知道，那可不是玩的。”

燕西道：“除了我，就是你，你自己是不会说，我当然也是不能说。那么，哪里还有第三个人说出来呢？不过我若带你回了家，你把什么来谢我呢？”

清秋道：“亏你还能说出这种乘人于危的话！我的母亲也是你的岳母，她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过那寂寞的三十晚，你也应当去看看。再说，她为什么今年过年寂寞起来哩？还不是为了你。”

燕西笑着拱拱手道：“是是！我觉悟了。你穿上大衣吧，我这就陪你去。”

清秋这一喜自是非凡，连忙就换上衣服，和燕西轻悄悄地走出来。只在门房里留了话，说是街上逛逛去。门口的熟车子也不敢坐，一直到了大街上，才雇了两辆车，飞驰到落花胡回来。

燕西一敲门，韩观久便在里面问是谁，清秋抢着答应道：“妈爹，是我回来了。”

韩观久道：“啊哟！我的大姑娘！”说时，哆里哆嗦就把大门开了，门里电灯下，照着院子里空荡荡的。清秋早是推门而入，站在院子里，就嚷了一声妈。冷太太原是踏着旧毛绳鞋，听了一声妈，赶快迎了出来；把一双鞋扔在一边，光了袜子底走到外面屋子里来。等不及开风门，在屋子里先就说道：“孩子。”

清秋和燕西一路进了屋来，冷太太眯眯地笑了，说道：“这大年夜怎么你两人来了？”

清秋笑道：“家里他们都打牌，他要我到街上来今晚的夜市。我说妈一人在家过年，他就说来看你。”

冷太太道：“也不是一个人，你舅舅刚走呢。”

清秋看家里时，一切都如平常，只是堂屋里供案上，加了一条红桌围。冷太太这才觉得脚下冰凉，笑着进房去穿鞋。燕西夫妇也就跟着进来了。这一看，屋子里正中那一盏电灯，拉到一边，用一根红绳拉在靠墙的茶几上。茶几上放着一个针线藤簸箕，上面盖了两件旧衣服。想到自己未来之前，一定是母亲在这里缝补旧衣服，度这无聊的年夜，就可想到她刚才的孤寂了。右边一只铁炉子，火势也不大，上面放了一把旧铜壶，正烧得咕嘟咕嘟的响，好像也是久没有人理会。便道：“舅舅怎么过年也不在家里待

着？乳妈呢？”

韩妈穿了一件新蓝布褂，抓髻上插了一朵红纸花，一掀帘子，笑道：“我没走开，听说姑娘回来了，赶着去换了一件衣服。”

燕西笑道：“我们又不是新亲戚过门，你还用上这一套做什么？”

韩妈笑道：“大年下总得取个热闹意思。”说着，她又去了一会子工夫，就把年果盒捧了来。

燕西道：“嘿！还有这个！”于是对清秋一笑道，“今年伯母的果盒，恐怕是我们先开张了。”

冷太太听说，也是一笑。这也不懂什么缘故，立刻心里有一种乐不可支的情景，只是说不出来。韩妈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乐的事，她也是笑嘻嘻的，在桌底下抽出一条小矮凳子，在一边听大家说话。坐了一会子，她又忙着去泡青果茶，煮五香蛋，一样一样地送来。

清秋笑道：“乳妈这做什么？难道还把我当客？”

韩妈道：“姑娘虽然不是客，姑爷可是客啊。难得姑爷这样惦记太太，三十晚上都来了。我看着心里都怪乐的，要是不弄点儿吃的，心里过得去吗？”她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

说说笑笑，不觉到了一点多钟。清秋笑着对燕西道：“怎么样，我们要回去了吧？”

燕西道：“今天家里是通宵有人不睡的，回去晚一点儿不要紧。”

冷太太道：“这是正月初一时候了，回去吧，明天早一点儿来就是了。”

清秋笑道：“妈还让我初二来吗？”

冷太太笑道：“是了，我把话说漏了，既然现在是正月初一的时候，为什么初一来，又叫明天哩？不要说闲话了，回去吧，你这一对人整夜地在外头，也让亲母太太挂心。”

清秋也怕出来过久，家里有人盘问起来了，老大不方便，便道：“好！我们回去吧，我们去了，妈早点儿安歇，明天我们来陪你老人家逛厂甸。”于是就先起身，燕西跟在后面，走出门来，依然雇了人力车一径回家。

金家上上下下的这时围了不少的人在大厅外院子里，看几个听差放花爆花盒子。燕西走到院子走廊圆门下，笑着对清秋道：“差一点儿没赶上。”

玉芬也就靠了走廊下一根圆柱子，在看放花爆，一见燕西就笑道：“你

小两口子在哪儿来？弄到这般时候回家。”

清秋最是怕这位三嫂子厉害，不料骑牛撞见亲家公，偏是自己回来晚了，又是让她发现的。当然心里一阵惶恐，脸上就未免一阵发热，先就一笑道：“他见你们打牌没有他一角，他就想起了我，就硬拉着我去逛街，我不能不跟他去。把我两只脚，走得又酸又痛。”说时，弯着腰，捶着两腿。

燕西也笑道：“你真无用，走几步路，就会累得这样。”清秋也不和他多辩，就到人丛里面去了。

燕西站在玉芬身边，未曾走开，玉芬道：“你小两口儿感情倒是不错，这样夜深，还有兴致逛街。”

燕西笑道：“你们玩的地方，我们不够资格哩。”

玉芬将嘴一撇道：“干吗呀？这样损我们。”

燕西正要接着说时，那花盒子正放到百鸟投林的一幕，几千百只火鸟，随着爆竹声四围乱射。大家哄的一阵笑，都向后退。一个大火星斜刺里向玉芬耳鬓射来，吓得玉芬哎呀一声，向后一缩。不是燕西拉着她的手胳膊，她几乎摔倒在地下。

玉芬站定了笑道：“这花盒子是谁放的？有这样一档子，事先也不告诉人，吓了我这样一大跳。”一面说着，一面用手去扶理额角前的那一段的头发。她似乎有些难为情，不等花爆发完，她就走开了。

当天晚上，燕西到处赶着热闹，并未把这层事留意。及至过了这天，又是大正月里，大家赶着这儿玩，那儿闹，更不会把三十晚上那一节小事为念了。

这日是正月初四，燕西在家里打了一天小牌，到了下午，闷得慌，也不知道哪儿去玩好。这几天戏园子是不把戏名写上戏报的，都是吉祥新戏。你真要到戏园子里去撞撞看，就会撞到一些清淡无味的吉祥戏，白花了钱。要去看电影吧，这些日子，又没有报，也没有电影广告，不知道演的是什么片子。索性哪儿也不去玩，跑到屋子里来闲待着。

清秋道：“该玩的时候，又不去玩。”

燕西道：“你叫我去玩，这是第一次了。”

清秋道：“并不是我催你去玩，你哪儿也不去，老守在屋子里，是会让人家笑话的。”

燕西笑道：“原来为此。我实在是找不着玩意儿。”

清秋道：“你不是说带我到华洋饭店去看化装跳舞的吗？”

燕西道：“那要到星期六呢。”说时连忙站起来，看桌上大玻璃罩里的旋轮日历，今天可不是星期六！因笑道：“不是你提起，我倒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别在家里吃饭了，我们一块儿到饭店里吃去。”

清秋笑道：“你就是这样胡忙。你常对我说，跳舞要到十点钟才会热闹，去得那么早做什么？”

燕西道：“那我就先躺一会儿，回头好有精神跳舞。”

清秋笑道：“好吧，回头我要看你那灵活的交际手段了。”

燕西很是高兴，本想还多邀家中几个人一块儿去的，可是一到了下午，各人都预定玩的方针了，一个伴都邀不着。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有一辆送人上戏园子的汽车，打戏园子开回来。燕西夫妇便坐到华洋饭店去，吩咐汽车夫，把听戏的人接回家了，再上华洋饭店去接自己。清秋因为从小不懂跳舞，没有和燕西到这地方来过，今晚是破题儿第一遭，少不得予以注意。

进了饭店大门，早有一个穿黑呢制服的西崽，头发梳得光而且滑，像戴了乌缎的帽子一般，看着燕西来了，笑着早是弯腰一鞠躬。燕西穿的是西装，顺手在大衣袋里一掏，就给了那西崽两块钱。左手一拐，是一个月亮门，垂着绿绸的帷幔。还没有走过去，就有两个西崽掀开帷幔。进去一看，只见一个长方形屋子，沿了壁子，挂着许多女子的衣服和帽子，五光十色，就恍如开了一家大衣陈列所一般。

燕西低声道：“你脱大衣吧。”

清秋只把大襟向后一掀，早就过来两个人给她轻轻脱下，这真比家里的听差还要恭顺得多。由女储衣室里出来，燕西到男储衣室脱了衣帽，二人便同上大跳舞厅。那跳舞厅里电灯照耀，恍如白昼，脚底下的地板犹如新凝结的冰冻，一跳一滑。厅的四周围拢着许多桌椅，都坐满了人，半环着正面那一座音乐台。那音乐台的后方有一座彩色屏风，完全是一只孔雀尾子的样子，七八个俄国人都坐在乐器边等候。燕西和清秋拣了一副座位同坐下，西崽走过来，问了要什么东西，一会子送了两杯蔻蔻来。立刻那白色电灯一律关闭，只剩了紫色的电灯，放着沉醉的亮光。音乐奏着紧张

的调子，在音乐台左方，拥出一群男女来。这些人有的穿了戏台上长靠，有的穿了满清朝服，有的装着宫女，有的装着满洲太太。最妙的是一男一女扮了大头和尚戏柳翠，各人戴了个水桶似的假头，头上画的眉毛眼睛，都带一点儿清淡的笑容，一看见那样，就会令人失笑。在座的人，一大半都站将起来跳舞，那两个戴了假脑袋的，也是搂抱着跳舞，在人堆里挤来挤去。那头原是向下一套，放在肩膀上的，人若一挤，就会把那活动的脑袋，挤歪了过去，常常要拿手去扶正。跳舞场上的人，更是忍笑不住。

清秋笑道：“有趣是有趣，大家这么放浪形骸地闹，未免不成体统。”

燕西道：“胡说，跳舞厅里跳舞，难道和你背《礼记》《孝经》不成？”

清秋道：“譬方说吧，这里面自然有许多小姐太太们，平常人家要在路上多看她一眼，她都要不高兴，以为人家对她不尊重。这会子化装化得奇形怪状，在人堆里胡闹，尽管让人家取笑，这就不说人家对她不尊重了。”

燕西低着声音道：“傻子，不要说了，让人家听见笑话。”

清秋微笑了一笑，也就不作声了。头一段跳舞完了，音乐停止，满座如狂地鼓了一阵掌，各人散开。

距离燕西不远的地方恰好有一个熟人，这熟人不是别个，就是鹤荪的女友曾美云小姐，和曾美云同座的还有那位鼎鼎大名的舞星李老五。燕西刚一回转头，那边曾李二位，已笑盈盈站起来点了一下头。燕西只好起身走过去，曾美云笑道：“同座的那位是谁？是新少奶奶吗？”

燕西笑道：“小孩子不懂事。但是我可以给你二位介绍一下。”说着，对清秋点了点头，清秋走过来一招呼，曾美云看她如此年轻，便拉在一处坐。

曾美云笑道：“七爷好久不到这里来了，今天大概是为了化装跳舞来的，不知七爷化的是什么装？”

燕西道：“今天我是看热闹来的，并不是来跳舞的。”

曾美云笑道：“为什么呢？”说这话时，眼光向清秋一溜，好像清秋不让他跳舞似的。

燕西道：“既然是化装跳舞，就要化装跳舞才有趣，我是没有预备的。”

李老五道：“这很容易，我有几个朋友预备不少的化装东西。七爷要去，我可以介绍。”

清秋笑道：“李五小姐既要你去化装，你就试试看。”

燕西也很懂清秋的意思，就对李老五道：“也好。这个舞伴，我就要烦李五小姐了，肯赏脸吗？”

李老五眼睛望了清秋笑道：“再说吧。”

清秋笑道：“我很愿看看李五小姐的妙舞呀，为什么不赏脸呢？”

李老五点点头，来不及说话，已引着燕西走了。到了那化装室里，李老五给他找一件黄布衫、一顶黄头巾、一个土地公的假面具，还有一根木拐杖。李老五笑道：“七爷，你把这个套上，你一走出舞厅去，你们少奶奶都要不认得呢。”

燕西道：“你呢？不扮一个土地婆婆吗？”

李老五道：“呸！你胡说，你现在还讨人的便宜？”

燕西道：“现在为什么不能讨便宜呢？为的是结了婚吗？这倒让我后悔，早知道结了婚就不得女朋友欢喜的，我就不结婚了。”

李老五笑道：“越说越没有好的了，出去吧。”

燕西真个把那套土地爷的服装穿起来。李老五却披了一件画竹叶的白道袍，头上戴着白披风，成一个观音大士的化装。外面舞厅里音乐奏起来，她和燕西携着手，就走到舞伴里面去了。

燕西在人堆里混了一阵，取下假面具。当他取下面具时，身边站的一个女子，化为一个魔女的装束，戴了一个罩眼的半面具。她也取下来了。原先都是戴了面具，谁也不知道谁。现在把面具取下来，一看那女子，不是别人，却是白秀珠。燕西一见，招呼她是不好，不招呼她也是不好，连忙转身去，复进化装室。把化装的衣服脱了，清秋也是高兴，跟到化装室来。

燕西笑道：“你跑来做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有些怕吗？”

清秋道：“凭你这一说，我成了一个小孩子了？我也来看看这里什么玩意儿？”

燕西脱下那化装的衣服，连忙挽着清秋的手，一路出去。到了舞厅里，恰好秀珠对面而来。她看见燕西挽了一个女子，知道是他的新夫人，一阵羞恨交加，人几乎要晕了过去。这会子不理人家是不好，理人家更是不好，人急智生，就在这一刹那间，她伸手一摸鬓发，把斜夹在鬓发上的一朵珠

花坠落在地板上。珠花一落地上，马上弯着腰下去捡起来。她弯下去特别的快，抬起头来，却又非常之慢，因此一起一落，就把和燕西对面相逢的机会耽误过去。燕西也知其意，三脚两步地就赶到了原坐的座位上来了。

清秋不知这里面另含有缘故，便道：“你这是怎么回事？走得这样快。这地板滑得很，把我弄摔倒了，那可是笑话。”

燕西强笑道：“好久不跳舞，不大愿意这个了。我看这事没有多大趣味，你以为如何？我要回去了。”

清秋微笑道：“我倒明白了。大概这里女朋友很多，你不应酬不行，应酬了又怕我见怪，是也不是？这个没有关系，你爱怎么应酬就怎么应酬，我绝不说一个不字。”她原是一句无心的话，不料误打误撞地正中燕西的心病，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热，红齐耳根。

哪知这里有白秀珠在场，却还是谈笑自若，看到燕西那种情形，笑道：“你只管坐下吧，待一会儿再走，来一趟很不容易，既然来了，怎又匆匆地要走？”

燕西除了说自己烦腻而外，却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可说，笑道：“你倒看得很有味吗？那么，就坐一下子吧。”

他这样说着，原来坐在正对着舞场的椅子上，这时却坐到侧边去。清秋原不曾留意，所以并不知道。只是白秀珠的座位，相隔不远，却难为情了，回去好呢，不回去好呢？回去是怕这里的男女朋友注意；若是不回去，更不好意思对着燕西夫妇。因此搭讪着有意开玩笑，只管把那半截假面具，罩住了眼睛。那李老五却看出情形来了，低了头把嘴向燕西这边一努，却对曾美云笑道：“今天这里另外还有一幕哑剧，你知道不知道？”

曾美云道：“你不是说的小白吗？她不在乎的。”

李老五道：“虽然不在乎，她和金老七从前感情太好了，如今看到人家成双作对，她的爱人却和别人在一处，心里怎么不难受呢？”

两人头就着头，说了又笑，笑了又向燕西桌上望望，又向对面望望。清秋对于李老五那种浪漫的情形，多少有一点儿注意，见了她俩只管看过来，看过去；就未免向对面看了一眼。见那里有一位小姐，面上还戴了假面具。燕西只管脸朝了这边，总不肯掉过去。清秋就问道：“对面那位漂亮的小姐是谁？”

燕西回头看了一眼道：“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是她罩着半边脸呢，你怎样知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姐？”

清秋道：“若不是漂亮，她为什么把脸罩住，怕人看见呢？”

燕西道：“是漂亮的，要露给人看才有面子，为什么倒反而罩住呢？”

清秋道：“管她漂亮不漂亮，我问她是谁？你怎样不答复？”

燕西想了一想，微笑道：“这倒也用不着瞒你，不过在这里不便说，让我回去再告诉你吧。”

清秋抿嘴一笑道：“我就知道这里面有缘故呢。”

燕西在这里说话，白秀珠在那边看见，也似乎有点儿感觉了，不多大一会儿，她已起身走了。燕西见她起身已走，犹如身上轻了一副千百斤的担子，干了半身汗，掉过身子来，对着外坐了。自己虽没有继续跳舞，但是听了甜醉的音乐，看了滑稽的舞伴，也就很有趣，就不说走了。

燕西坐了一会儿，回头一看李老五、曾美云却不见了，心想，她们莫不是到饮料室休息去了，找她们说笑两句也好。于是笑着对清秋道：“你坐会儿，我到楼上去，找一个外国朋友去。”

清秋笑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燕西道：“哪里那多女朋友？”这一句话说完，他就起身走开。华洋饭店的饮料室和跳舞厅相距得很远，燕西从前常和舞伴溜到这里来的。燕西推开门进去，却不见有多少人，靠近窗户，坐了一个女子，回过头来，正是白秀珠。双方相距得很近，要闪避就闪避不及了，只得点了头笑道：“过年过得好啊？”

秀珠本想不理他，但是人家既然招呼过来了，总不能置之不理，便点了头，笑道：“好！七爷也过年好哇？”在这一刹那之间，她觉得人家追寻而来，就让他坐下，看他做些什么。燕西既招呼了她，不能不和她在一桌子边坐下。

秀珠手上正拿了一只玻璃杯子，在掌心里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燕西顷刻之间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和秀珠对面坐着，先微微咳嗽两声，然后说道：“我们好久不见了。”

秀珠依旧低了头，鼻子哼了一声。心里正有一句要说，抬头一看，曾美云和李老五两人进来了。秀珠和燕西，都难为情到了万分，不知道怎么

样好。曾美云、李老五也愣住了，觉得这样一来，有心撞破了人家的约会，也是难为情。一刻工夫，四副面孔，八只眼珠，都呆住了。还是秀珠调皮一点儿，站起来笑道：“真巧，我一个人来，一会儿倒遇着三个人了。一块儿坐吧，我会东。”

曾美云和李老五见她很大方的样子，也坐过来。燕西走又不是，坐又不是，只好借着向柜台边打电话叫家里开汽车来，并不回头就这样走了。

到了舞厅上，清秋问道：“你的朋友会到了吗？”

燕西道：“都没有找着，我觉得这里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回去吧。车子也就快来了。”

清秋对燕西一笑，也不说什么，又坐十五分钟，西崽来说，宅里车来了。燕西递过牌子去，向外面走，走到半路上，就有两个西崽一人提了一件大衣和他们穿上。燕西穿上衣服，在衣袋里一掏，掏出两张五元钞票，一个西崽给了一张。西崽笑着鞠躬道：“七爷回去了。”燕西点头哼了一声，出门坐上车。

清秋道：“你这个大爷的脾气，几时才改？”

燕西道：“又是什么事，你看不过去？”

清秋道：“你给那储衣室茶房的年赏为什么给到十块钱？”

燕西笑道：“你这就是乡下人说话。这种洋气冲天的地方有什么年和节？我们哪一回到储衣室里换衣服，也得给钱的。”

清秋道：“都是给五块一次吗？”

燕西道：“虽不是五块一次，至少也得给一块钱，难道几毛钱也拿得出手不成？”

清秋道：“你听听你这句话，是大爷脾气不是？既给一块钱也可以，两个人给两块钱就是了，为什么要给十块呢？三十那天，你是那样着急借钱，好不容易把钱借来了，你就是这样胡花。”

燕西将嘴对前面汽车夫一努，用手捶了清秋的腿两下。清秋低了声音笑道：“你以为底下人不知道七爷穷呢？其实底下人知道的，恐怕比我还要详细得多，你这样真是掩耳盗铃了。”

燕西将手一举，侧着头，笑着行了个军礼。清秋笑道：“看你这种不郑重的样子。”